

# 生死劫

伯青 著  
作家出版社

七天七夜

仓库里的秘密

出路

泡影破灭了

跟舅调戏甥媳妇

荒祸

炮楼里的野情

抬尸闹伙房

老瞎子捉奸

智擒张瘸子

破四旧

初恋

洪洞县里没好人

暗度陈仓



伯青 著

# 生死劫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死劫 / 伯青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3. 12  
ISBN 978-7-5063-7162-9

I. ①生… II. ①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50476号

## 生死劫

---

作 者: 伯 青

责任编辑: 佳 丽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**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**

**http://www.haozuoja.com**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60 千

印 张: 19.75

版 次: 2013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162-9

定 价: 30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目 录

- 第 一 章 枪毙刀客 / 1
- 第 二 章 城门上的人头 / 9
- 第 三 章 洞房花烛夜 / 14
- 第 四 章 张瘸子瘸了 / 20
- 第 五 章 警察局长于云道 / 29
- 第 六 章 于家大院悲事多 / 37
- 第 七 章 为了活着 / 49
- 第 八 章 巧媳妇难敌恶婆婆 / 59
- 第 九 章 赖氏耍赖挨了打 / 65
- 第 十 章 火药瓶在怀里爆了 / 73
- 第 十 一 章 于同平成了右派 / 82
- 第 十 二 章 祭坟 / 89
- 第 十 三 章 大炼钢铁 / 93
- 第 十 四 章 雨夜喜事 / 102
- 第 十 五 章 结奸杀夫 / 108
- 第 十 六 章 吭队长与大跃进 / 114
- 第 十 七 章 七天七夜 / 125

- 第十八章 仓库里的秘密 / 139
- 第十九章 出路 / 147
- 第二十章 泡影破灭了 / 159
- 第二十一章 亲娘舅调戏甥媳妇 / 167
- 第二十二章 谎祸 / 172
- 第二十三章 古炮楼里的野情 / 184
- 第二十四章 抬尸闹伙房 / 188
- 第二十五章 老瞎子捉奸 / 202
- 第二十六章 智擒张瘸子 / 213
- 第二十七章 破四旧 / 223
- 第二十八章 初恋 / 239
- 第二十九章 洪洞县里没好人 / 257
- 第三十章 暗度陈仓 / 266
- 第三十一章 情系仙人沟 / 273
- 第三十二章 决斗 / 287
- 第三十三章 迟来的婚礼 / 293
- 第三十四章 是喜是悲难分清 / 301

## 第一章 枪毙刀客

“于世平被官府逮走了。”这消息像飓风一样霎时传遍了于柳村。

大树下，场院里，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窃窃私语。有人高兴，有人惋惜，有人无动于衷。

于广泰老汉一家大小，老伴、三个儿子、三个媳妇都六神无主了，全部聚集在老掌柜于广泰居住的土窑里，一个个哭丧着脸，要老掌柜来拿主意。于广泰不说话，闷着头吧嗒吧嗒吸烟。正在这时，于世平年仅七岁的独生子先志从私塾放学了。三叔于同平忙叫住他：“先志，快过来。”先志胳膊窝里夹着几本书，一路碎步进屋来，他绕过三叔，一声不响地走到奶奶身边。奶奶正坐在床上抹眼泪，看见先志进来，一把将孙子揽在怀里，就嘿嗞、嘿嗞哭起来。先志伸手给奶奶擦了一把泪，然后抬眼扫视了一下屋里的人，直勾勾地盯着爷爷，听爷爷发话。爷爷眼里发了红，仍没吭声。三叔于同平又发话说：“先志，你爹叫县里逮走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先志淡淡地说。

“你知道？”三个叔一齐问，大家都感到惊奇。紧接着先志又说了一句让大家更吃惊的话：“活该！”

奶奶在先志屁股上拍了一巴掌说：“你咋这样说你爹！”先志说：“谁叫他当刀客？我当官我也逮他。”二叔于治平生气地说：“你爹可是好刀客，从来没干过祸害人的事！”先志说：“我听过《水浒》，那梁山泊的好汉都杀富济贫，我爹他咋光杀富不济贫？”四叔于远平忙抢了一句话：“这你可冤枉你爹了！你爹在冯将军手下当营长时，咱村里去找他的人谁没得过好处？”

四叔是个本分的庄稼人，为人老实，说话也实在，四叔的话他相信。他也听说过爹的队伍在开封驻扎时，如果有村里人去看他，不论亲疏，不分厚薄，他都以礼相待，虽然不管饭不管住，但每次都从大缸里抓一把银元塞给村里人。按爹的脾气秉性，这些事他能做得到。爹虽然跟着冯玉祥干过国军，可他毕竟当过刀客呀！

小孙子的几句话，让于广泰老汉刮目相看，“先志”这名没起错。大儿子世平当刀客虽然事出有因，之后，他还被迫带着一百多个兄弟去投了冯玉祥，可他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反水再回到刀客窝。俗话说：“不听老人言，必定受艰难。”咋样？应了吧！尽管对儿子有怨气，可毕竟是亲骨肉连着心里。这时，于广泰老汉从嘴里拔出烟袋，在桌腿上磕了几下后，问孙子：“你咋知道你爹叫逮了？”先志说：“我放学从泥柯村过，听我孔礼大伯说哩。”

孙子一说孔礼，于广泰老头眼前突然一亮，他想到要救世平，真还离不了这个人哩。

于广泰有个近门侄子叫于宜朝，在省城当参议，原来他想指靠这个侄子，现在看来远水解不了近渴，还是找叶孔礼靠谱。

叶孔礼他爷叶雨亭当过县教谕，县里各部门都有他的学生，叶雨亭父亲兄弟六人，有四个贡生，叶家人老几辈都是县里的名门望族。到叶孔礼这辈，虽然家境败落，读书人少了，但仍然是诗礼传家。叶孔礼县里熟人多，门路广，会办事，托他探探消息准行。

于广泰老汉用眼扫了一下屋里的人，说：“原先想指望宜朝哩，现在看来指望不上了，先让孔礼去探探消息。孔礼不是外人，去把他叫来咱们一块儿合计合计。”先志一听，忙自告奋勇说：“我去！”虽然他对爹有怨气，但爹还是爹，如今爹出了大事他能不跑腿？

于广泰老汉摇摇头说：“你不行，你太小，还是让你叔去。”他看了看三个儿子，一个一个点着说：“老三不行，跟你大哥一路货，整天跟着你大哥屁股转，你虽是种地人，可五马长枪，耀武扬威，这事你不能出头。明几个你就走，也得出去躲躲。”浓眉大脸的老三媳妇于王氏听了老公公这样说自己男人心里不受活，对丈夫撇了撇嘴，又目溜了一眼老公公。于广泰又看着老四说：“你太懦弱，几脚踢不出

一个屁，话都说不囫囵，还是老二去吧，这事老二能办。”精灵秀气的老四媳妇于高氏看了看蹲在墙角的于远平，只觉自己脸上有点发烧。高大粗俗的老二媳妇于江氏就一脸的喜气。于远平憨厚的脸上却没有任何反应，爹说他这话他也习以为常了，就一口接着一口地吸烟。老二于治平听爹这么说，就应一声，从凳子上站起来抬腿就走。老掌柜又叫住他说：“你也甭去了，还是我去吧！”他觉得托人办事，咋能叫人来家？还是亲自上门去妥当。

说罢，于广泰顺手操起拐杖，就出门去了。

于柳村离泥柯村有二里多路，途中要经过一条深沟。于柳村在北端的沟上，泥柯村在南端的沟口。沟的北端有三条沟汊，这三条沟汊的树荫里都藏有水，那水像蛇样摇摇摆摆地钻出来，然后交汇一处，粗胖了身子；又像蟒似的张扬起来，便成了河，一直流到泥柯村。

河两岸都是柳树，这柳树的根扎在湿泥里，盘根错节；枝枝梢梢也不下垂，都像手指一样翘着；大枝小杈前伸后缩，相互交叉，密密匝匝，不分行行，不分棵棵，一团团，一丛丛，簇拥成一条绿带。风钻进去，便吱吱哇哇唧唧扭扭地有声，似琴弹似弦拉，如泣如诉。加之蝉鸣，鸟啾，虫唧，好不热闹！

于广泰下到沟里，顺着河往下走，过了一个炮楼，就到了蛤蟆潭。这蛤蟆潭原叫“金鸭子潭”，老人们说，这潭里有一对金鸭子，每年正月十五都要浮出来一次，只要金鸭子一出来，这一年就是好年景。可问谁，谁也没见过。而每到四月八，潭里就会“蛤蟆打哇哇”，所以金鸭子潭就成了名符其实的“蛤蟆潭”了。

于广泰听见蛤蟆潭里蛙声一片，柳树笼里蝉声不断，心里装着事，听不得烦躁。弯腰拾起一块石头往潭里扔去，“咚”的一声溅起一柱水来，蛙声顿时没了；又往树笼里扔块石头，那树笼里的蝉也“知知”叫着飞走，沟里霎时安静了。

叶孔礼就住在泥柯村的南头，房后靠山，门前临河，二排偏房，三间倒座，簇拥着三孔正窑。房子不大，却古香古色，环境十分清幽。这些都是他爷爷叶雨亭留下来的。



叶孔礼小时候读过私塾，但没上多久。他为人宽厚，见人未语先笑，口吐斯文，尚重礼节，从来不说粗话。看他那斯文劲儿，许多人都叫他“叶先儿”。

叶孔礼一生娶过两个老婆。第一房妻子娘家姓邓。邓氏生有两女，大女嫁给县城里半农半商而生活并不宽裕的张家。小女尚幼未嫁，随母理家，勤快孝顺，继承了母亲的一手好针线好茶饭。但好景不长，邓氏年过四十病亡。叶孔礼后续娶一室，婆娘姓温，是山东人，小叶孔礼十余岁。这婆娘原是一大户人家的丫头，因山东灾荒，大户家境败落，随父母逃荒来到豫西。父母在饥病交迫中身亡，女孩独自一流落辛垣县街头，被叶孔礼收为二房妻室。温氏身材高大，皮肤微黑，生就一双大脚，走起路来咚咚直响；粗笨活不惧，家务活干练，爱洁净。尽管温氏表面看来粗粗咧咧，但为人厚道，心地特别善良，人若对其诉苦，诉者尚未伤悲，她却先自落泪，甚至比诉苦人还要悲戚。

因叶孔礼排行老三，邻里四舍就称温氏为三娘。三娘婚配叶孔礼后，她与丈夫恩爱和睦，干活下力，出手利落；做饭洗衣，铺床叠被，端饭沏茶，洗脚剪甲，异常勤快。温氏唯一遗憾的是没有给叶家生下一男半女，虽然丈夫并没说啥，可她自己心里总觉得对不起叶孔礼。

叶孔礼有一武姓表弟，家境贫寒，婆娘又连生三女，在生下第四个女儿时，落地时就似一只瘦猫，连叫一声也不会，眼看就奄奄一息。武老汉觉得实在难以养活，就背着婆娘把女儿送到大路边，以期让好心人抱养，或许能留一条小命。当他放下孩子返身回家的时候，身后突然响起“哇哇”的哭声，武老汉再也不忍心抛下可怜的小女儿，就又将小女儿抱回了家。

叶孔礼夫妇得知武家不想抚养这个女儿时，就备一份厚礼，去把小女儿抱了回来。

经温氏手，嫁出了二女儿，又捡了个小女儿，还想要个儿子。她盼子心切，就给这小女孩起个乳名叫“望子”。添了这个女儿，叶孔礼今天心里特别高兴，四十多岁的人了，白净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，两撇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，上身穿一件白大褂，下身穿一条黑绸裤，

脚上穿一双干干净净的尖口黑布鞋，人显得特别精神。他手里掂了一挂大鞭，呼呼叫绕着院子放。院子里火花四溅，一片烟雾腾腾。

亲朋邻里听说叶先儿拾了个女儿，都来为他祝贺。温氏精心做了几桌好菜，热情款待大家，众人交杯换盏，好不热闹。

这小望子的脖子上被人挂了一串串红线圈，每个圈上都绑有一叠喜钱。叶孔礼笑得合不拢嘴，不停地向客人劝酒，温氏抱着小望子，挪动着大脚，到各桌转悠着显摆。这场热闹从晌午直闹到日头偏西。

人们吃饱了，喝足了，渐渐散了。叶孔礼和大脚温氏开始收拾桌凳。

正在这时，只见于广泰老汉木呆呆地走进大门，叶孔礼忙把于广泰迎进屋里坐下，他不问便知，即说：“失礼，失礼，老叔你是为世平事来的吧？你放心，世平的事完全是个误会。前几天县城粮店被砸了，官府查不到真凶，正好世平进城访友，被人告发，因此被抓。现在看来砸粮店的另有其人，与世平没有关系，想必这一二天就会放人。”

于广泰小声忐忑不安地问：“不会牵涉当刀客那事吧？”

“不会，不会。”叶孔礼肯定地说，“世平虽当过刀客，可他还当过冯玉祥的营长。如今新来的县长正是冯玉祥的部下，多少要有点关照哩。”

听说新来的县长是冯玉祥的部下，于广泰老汉悬着的心忽地落了地。自古“官官相护”，何况是同朝为官？可他还是有点不放心，试探着问：“不要紧吧？”

“不要紧，你一百个放心。”见于广泰尚有疑虑，叶孔礼就说，“你若不放心，我明天再去打听打听，看官府啥时候放人。”

叶孔礼与于世平从小好得跟一个人一样，还结拜了金兰。自从世平被逮，他比谁都关心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叶孔礼就进城去探监。他割了二斤猪头肉，买了两瓶酒，晃晃悠悠来到监狱门口。谁知，今天与往常不一样，门口重兵把守，戒备森严。一打听才知道，于世平的案子已经批复，被定成了死刑，这一两天就要处死。这消息对叶孔礼来说，无异于晴天霹雳。他想要进监狱见见于世平，狱卒死活不让进。

都是街面上人，平时打个招呼就进了，今天狱卒一脸铁青。那年长一点的，悄悄地告诉叶孔礼，这案子是冯玉祥将军亲自批的，大有清理门户、杀一儆百的意思。最近，国民政府刚颁发剿匪取媚政令，冯将军投靠了蒋介石，当然得在蒋介石面前显摆显摆。况且一向以清廉刚正闻名的新任县长，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清匪，整顿社会治安，于世平正碰在坎上。叶孔礼一听，惊骇地说：“完了，于世平命休矣。”他转身就走，赶紧去给于广泰老汉报信。

在牢里被戴上脚镣手铐的于世平心里明镜似的。他在县城耳目众多，他早就探明，县城粮店被砸是他两个堂侄所为。一个是他大伯家的孙子小福，一个是他二伯家的孙子铜头，如果他不认账，势必追查到小福和铜头。自己横竖都是死，认与不认都一样。自己认了，反而给他们开脱了。

行刑那天，街上看热闹的人很是不少，一街两行，挤挤扛扛。于世平昂首挺胸毫无惧色。他虽然当过“刀客”，但在县里没有恶迹。因此，很多人对这个刀客恨不起来。

县城很久没有杀人了，许多人都从几十里外赶来看热闹。从东街到西街，于世平一路走，一路在人群中寻人，他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：叔叔、婶婶、伯伯、两个弟弟、三个弟媳和儿子先志，只是没有看到他的老父亲、老母亲。忽然他看到了老友叶孔礼。叶孔礼端着一盘酒肉正站在台阶上张望，见他被押过来，急忙挤到跟前，含着泪喂他吃了一块肉，然后倒了一杯酒说：“兄弟，我知道你死得冤。”便说不下去了。于世平喝了酒，咂吧咂吧嘴笑着说：“不冤！老哥，别难过，二十年后还是你一个世平兄弟！咱还会共事。”这时，先志和他几个叔叔、婶婶都挤了过来。先志抱住爹的腿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于世平看着儿子，想到这唯一的儿子，三岁丧母，如今又要失父，老父亲年事已高，老母亲又多病，儿子谁来养活？这刚毅的汉子不禁热泪横溢，悲怆地对叶孔礼说：“别的我都不牵挂了，就这个孩子我放心不下。”叶孔礼说：“兄弟，你放心走吧，孩子我替你照看。”

午时三刻，于世平按土匪头子之名，在县城西门外校场被一枪毙命。

于世平一头栽倒地上。于治平、于远平就拨开围观人群，用白布裹了于世平，把尸首抬上牛车。牛车豁开人群，于家男女一路号啕着直向于柳村而去。

按当地风俗，凡在外暴死和三教九流的人不能入老坟，更何况于世平是土匪，更无人老坟之理，就在东沟于家老业地塋上一孔塌窑里封埋了。

直到六十三年后，于世平的长孙于钢，在安葬父亲于云道时，把爷奶两处尸骨一并收入新茔地，这才真正入土为安了。

于广泰老汉病了。儿子的死，对他打击太大了，这把老骨头再也支撑不住了。他先是发高烧，烧得说胡话，接着是吃不下饭，吃一口吐一口。到后来，气息越来越弱，竟然有出的气没回的气了。

眼看老爷子不行了，老伴、儿子、儿媳妇、孙子天天守在床边，请了好几个大夫，都没能看好。有个大夫看了看，药也不下起身就走，说：“你们当晚辈的，都尽到孝心了。老人就这样了，赶快准备寿木吧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”听了这话，屋子里顿时一片抽泣之声。

正当这时，叶孔礼来了，见这阵势，知道老爷子不行了。他走到跟前，把于广泰的被子掀开，拉出于广泰的手来，在手脖上按了一会，说：“别哭，兴许还有救。”叶孔礼是土郎中，他的祖父就是县里有名的大夫，家里至今还保存着知县写的“儒林岐黄”四个金字的大匾。叶孔礼虽然比不过他祖父，但他熟知望、闻、问、切，很通医理。最为出奇的是用偏方治病，十有八九药到病除。他用手翻开老汉的眼皮，又看了舌苔，然后再次对一屋人说：“你们都别着急，我有个偏方，让老爷子试试。”几个大夫都不行，先志几个叔都不信叶孔礼有这起死回生的本事。叶孔礼开了药方，小先志拿过来就往城里跑，他奶奶于高氏在后边撵着说：“拿着钱，拿着钱。”

你别说，还真是偏方治大病。吃了叶孔礼几服药，于广泰竟然缓过气来了，而且一天比一天好了。

有一天，于广泰醒来了，他连吸了几锅旱烟，在桌腿上磕了磕烟灰，就张着老花眼四处找寻。

“爹，你找啥？”

“先志呢？”

先志缩在窑圪角睡着了。奶奶赶紧拍醒先志：“快，你爷叫你哩。”

先志揉揉眼，站起来，走到爷的跟前，坐到爷床边拉住爷的手说：“爷，你醒了。”广泰老汉抚摸着先志的头，嘴角抽动几下，眼里的泪顺着两腮往下掉。他要说什么，张张嘴没有说。末了，他一把将孙子揽到怀里，用那张干得像树皮一样的老脸，在孙子的脸上蹭，把鼻涕、眼泪蹭了孙子一脸。

看见这情景，一屋子的人都两眼红红的。老四远平走到爹身边，把手巾递给老爹，呜呜噎噎地说：“爹，你别难过。你和我妈岁数都大了，又一身的病，先志以后就跟着俺们过吧。”

于广泰仍然没有说话，只是抬起泪眼，定定地望着老四，伸出长着老茧的大手，在老四的手背上拍了拍。

老二见状，也掉泪说：“爹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不管哩。”



## 第二章 城门上的人头

县城的枪决案，使于柳村强悍的民风立即成为全县人的议论中心，使于广泰、于世平父子一夜成为全县的知名人物。

于柳村地处豫西山区，是北邙群山中一个不见经传的小村。

远古，天地混沌。忽一时，地壳运动，南北挤压，地动山摇，大洋呼啸。尔后，声平水静。动后静，原地貌全非。突兀隆起座座高大雄伟、峥嵘嵯峨的山脉来。有座山脉，被后人称之为巴颜喀拉山。

在巴颜喀拉山的北麓，冒出一股水来。这水，途经广袤的青藏高原，途径黄土高坡；它敞开胸襟，容纳千溪万流，奔腾着，咆哮着，也由细变粗了。它碰山击石，逢川拱沟，脾气越来越大，性情也变得更加怪异，七扭八绞地携带着细土，翻滚着黄浪，在那黄土高坡上蜿蜒直泻而目空一切地冲出晋陕峡谷。到那平坦地方，把数以万计的泥沙层层沉淀，层层叠起，造就了无垠的华北大平原。这条黄澄澄的大水由着它的性子，作恶着，也造福着，直奔渤海。

它，就是名震中外的黄河。

这黄河中途流到秦王击缶、相如举璧的地方。有个叫阳谷的山涧里，也冒出一股水来。这水一直向东，流过数百里，就汇入黄河。这水沿途也经不少山山川川。人们都说它没黄河暴烈，故而就给它取名叫惠河。

这惠河也像其他河流一样，遇山迂迴，遇川冲积，该弯就弯，该曲就曲，说粗便粗，说细便细。粗时，水面广阔，如滩似湖，浓妆淡抹，静如西子；细时，浪涛层叠，轰鸣奔啸，拍岸击石，煞是吓人。

这粗细无形的惠水，流到一个古塞处，聚了一湾，湾水如湖，平静如镜，明净净，碧粼粼；湾南北两面，茂林修竹，古树苍郁；这茂

林修竹之外，便是数千亩良田。在平地与邛岭衔接、靠山临水的地方，聚居着一个中原古镇，这古镇就是辛垣县城。在辛垣县城西北方的山坡上，呈现出许多像“爪”字形的沟壑，于柳村的庄户人家就散居在这些“爪”字形的沟沟壑壑之中。

这于柳村的于姓人家，都是明朝兵部尚书于谦的后人。

明永乐年间，浙江进士于谦，曾当过河南巡抚，平冤狱、赈灾荒，是个万民拥戴的好官。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，从兵部侍郎升任尚书。他拥立景帝，反对南迁。在瓦剌军围困京城之时，挺身而出，慷慨赴难，在北平城外，击退瓦剌军。天顺六年英宗复辟，夺回帝位，遂以谋反罪逮捕于谦。于谦及家眷亲属数百人被残杀于北平西郊。这一天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天幕低垂，大地昏暗。北平城万人空巷，围观者达数万人之多。千古忠良被诬为奸臣，数万人怒目圆睁，气愤难咽。在混乱之中，于谦年仅十三岁的小儿子，被人救出，乔装打扮，逃出京城。面对这飞来横祸，他隐姓埋名，沿途乞讨，辗转千里，只身逃至河南府辛垣县邛山岭下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山沟里，并在此安家立业。直到一百三十年后的明朝万历年间，于谦被平反昭雪，皇帝诏告天下，他的六世孙于思浙才恢复了本族姓氏。

因这个村的居民大都姓于，村里又多有柳树，不知哪代先祖，忽来灵感，就把这个村叫“于柳村”，于是便流传了下来。

说到于柳村，不能不讲望重梓里的于广泰。于广泰六十多岁年纪，高鼻梁，方脸堂，两鬓有角有棱；眉头微皱，两眼放光；鼻凹两边的两道皱褶像刀刻一样直通下巴；五络长须，不稀不浓，浑然一体，轻轻漂浮在胸前；细长身段，外罩一身粗布长衫，一看就知是个有修养的人。

于广泰弟兄六个，有五个都是治田能手，唯独他不事农耕，一心向学。他从小跟着泥柯村叶孔礼的爷爷叶雨亭上私塾。叶雨亭是全县有名的学者，人称“天中鸿儒”，门下人才济济。于广泰是他最得意的学生。于广泰聪明过人，读《论语》，读《孝经》，过目不忘，旁通经史，博览群书，可谓饱学之士，十八岁就考上了贡生，搭上了晚清科举的最后一班车。然而于广泰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刚刚考上贡

生，宣统皇帝就退位了。从此便绝了仕途，一心在家务农。由于于广泰知书达理，精通易理八卦和风俗礼仪，因此，不管谁家有啥红白大事，村里的邻里纠葛，都少不了去请于广泰主持操办。凡是场面上的事，都离不开于广泰。于广泰确实给于家争了几分荣耀，在于柳村非常受人尊重，威望极高。

于广泰生有四子，唯有长子于世平读过私塾，被村里人称为土秀才。每年春节给本村人写对联，笔墨大气豪爽，虽称不上龙飞凤舞，倒也流畅潇洒；庄稼活上犁、耙、耩、锄，样样精通。收麦时，一把镰刀使得像风轮似的，村里无人可比；扬麦时，一柄木锨扬得好像天女散花，一条剑，一道虹；年节玩社火，总是鼓头饶首。听老年人说，世平大饶扇得出奇，那大饶在他手里上下翻滚，左右摆动，那气势，那雄姿，在方圆几个村都没人有这把刷子。

于世平生遇乱世，取名“世平”，意欲铲除恶暴一扫天下而平世。谁知二十出头那年，突然发生了一场横祸，而改变了他的初衷。

且说离于柳村五里地的县城里，有个大财主叫赖振三。这人姓赖，人也赖。他在山上山下广有田产，家里妻妾数人，骡马成群。当时社会动乱，盗匪四起，赖振三趁机拉起了民团，名曰维护社会治安，实则是为他看家护院。自从拉起民团以后，他更仗势欺人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。

有一日，于世平的妻子于魏氏，进县城赶会，行至西关，恰遇上恶霸赖振三，赖振三见于魏氏颇有几分姿色，谎称于世平就在他家，就这样将于魏氏骗到家里，将其奸污。

这于魏氏出身大户人家，从小就熟读《三字经》和《烈女传》，性情和婉，颇知礼度，在闺阁中就是名扬乡里的大家闺秀。受到这般污辱，她羞愧难当，痛不欲生。一回到家里，就一根绳吊死在后院的枣树上。这件事让于氏一家悲愤不已，特别是于家四兄弟，无不两眼发红，磨刀霍霍，欲与赖振三拼个你死我活。

于广泰见到惨死的儿媳，想到她平时的贞淑贤惠，心中像刀绞一样难受。但他害怕给于氏一大家带来更大的祸患，因此，强压心中悲愤，反复训诫于家四兄弟，要忍了这口气。老掌柜忍了，四兄弟却忍

不了，仍然暗里商量，如何报这个仇。于世平怕牵连弟弟们，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孤身一人潜入赖振三家，先在马圈里放了一把火，然后趁乱，潜入后宅。赖振三听说马圈失火，起来查看，不想一出屋门，正碰上守候在外的于世平，便被一刀穿透了腹部。两眼发红的于世平，把赖振三血淋淋的脑袋割下来，挂在县城西关的城门楼上，蘸着血水在城门上写了六个大字：“杀人者于世平”。

于世平做完这件事回到家的时候，已鸡叫三更。于广泰看到浑身是血的儿子时，一下子惊呆了。当于世平说杀了赖振三后，三个弟弟个个拍手称快。于广泰对于世平说：“虽然把仇报了，出了一口恶气。可你已经闯下了弥天大祸，这以后的事咋办哩？”于世平铁青着脸说：“我已经想好了，上山拉杆子。”

于广泰沉思良久，喃喃地说：“这也不失为一条出路。‘三十六计走为上’，不过在我看来，还是去投军好。”

于世平说：“爹，你还是正统想法，现在时势不比以前，那些军阀还不如刀客哩。”老掌柜听后也没良法，只好闷头不语。于世平说罢，就跪在地上给老爹磕了个头，又对三个弟弟嘱咐一番，就连夜出门而去。自此，于世平就在黄河边拉起了杆子。

于世平当了刀客，这让于广泰满面蒙羞。于广泰老汉从小饱读诗书，深谙孔孟之道，这辈子虽然没有博得一官半职，但严于家教仍名扬四方。儿子当土匪，不仅败坏了门风，使他无脸见地下祖宗，而且也使他羞于见父老乡亲。此时，中原大战，冯蒋正打得不可开交，他便亲自进入土匪窝，苦口婆心地规劝儿子前去投冯玉祥。当时，正好冯玉祥进驻河南，在父亲的催逼下，于世平只得率领百十号弟兄投了冯军，在冯玉祥手下当了一名称长，随军驻扎开封。

于世平在开封驻扎时，正好他大伯的孙子于小福在河南大学读书，于小福经常到军营去找他。当时，年轻有为的于小福已经加入了地下党，他受地下党的委托，说服了堂叔于世平重回老家拉杆子，名义上还是当土匪，暗地里为豫西暴动聚集力量。

于世平辞冯只身回到老家后，与返乡的侄子一方面积极招兵买马，聚集力量，另一方面疏通各方关系，为豫西举事做准备。